□半岛全媒体记者　刘宜庆

天才如何利用时间是一个谜。五十卷的《张炜文集》由漓江出版社出版，堪称煌煌巨制，这是一片浩瀚的海洋，一个精神的高原，更是文学创作的一座高峰。从有限人生创造无限的可能。张炜之于我们这个时代，是思想的标杆，是文学的纯粹。

近年来，张炜的文学创作，形成了一个诗学专著系列，解读历史上伟大的诗人，赏析永恒的经典。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他解读苏轼的诗学专著《斑斓志》，本报记者专访张炜先生，请他谈一谈创作的历程，苏轼带给今人怎样的人生智慧。张炜透露，他一直坚持在方格稿子上笔耕不辍。拂去灰尘一样的喧嚣，走进诗人苏轼的精神世界，走进作家张炜的文学版图。

拂去灰尘一样的

半岛全媒体记者专访著名作家张炜，披露新著《斑斓志》

著名作家张炜。

关于《斑斓志》

一场热烈的讲授形成了文字，需要冷却的时刻

记者：您的诗学专著已经出版了《也说李白和杜甫》《陶渊明的遗产》《楚辞笔记》《读诗经》，以及今年夏天出版的解读苏轼的这部《斑斓志》，您在什么样的契机下，开始诗学专著的创作？

张炜：我们这一代写作者在最能阅读的时候，读了大量翻译作品。特别是小说作者，就尤其是如此。将世界文学的窗口打得更开，直到现在来说仍然是最好不过的事情。但是，当一个写作者认识到民族文学的源头力量以及这种迫切需要时，一般都是年过四十以后。这几十年里我一直在为自己补课，虽然自小就读过一些传统经典，但真正深入下去，能够系统地读，还要静下心来，拿出大量的时间。

因为这些年要在书院和一些大学里讲课，所以谈古诗人比较多。这是个好好学习和讨论的过程。我选择这些内容主要还不是因为讲课的需要，而是读的古诗多了，体会多了，有话想说。这是阅读古典的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。

单纯的“备课”式的阅读，在我这里是不多的。我沉浸在中国传统经典中的时间越来越多，心里的感慨不由自主地就积累了许多。这会影响到自己的写作，尤其是诗的写作。

记者：去年夏天，在鲁东大学贝壳儿童文学周，我有幸听您的讲座，近距离感受您演讲的风采：才情如大地喷泉，喷薄而出，妙语连珠汇成江河，汪洋恣肆。让我想起古代高僧讲佛法，顽石点头。我看后记介绍，这本《斑斓志》是根据您讲苏轼的系列讲座而成，从讲座的语言，到书稿文本，这样的转换是否会把讲座的现场感丢失？在转换为书稿文本时，增加了什么内容？

张炜：现场讲出的内容，特别是进入讨论之后的思想焕发，是安静的个人工作中难以出现的。但一场热烈的讲授形成了文字，还要有一个冷却的时刻。在讲的时候或者会遗漏一些重要的东西，少了点严密的学术性，甚至是表述的错误。如篇章中的一些细部勾连、一些更准确的表述，都要好好斟酌一番。有些引用的诗句，也要在后来找好的版本加以确定和补充。

人在讨论中，在深入的言说中，思维容易被激活，所以落到文字上往往是活泼和外向的。书面阅读的要求则有些不同，其特征恰好是要有更多的内向性，是细细地贴紧文本咀嚼。文本一旦喧哗了是不好的，这和现场听讲互动的效果有所区别。所以有时候现场效果极好，落实到文字上反而不好，这种情况是经常发生的。

演讲稿、讲课稿，一旦形成电子稿放到案头上，就要将其当成一本书一篇文章，以这种心态去对待它要求它。要好好研究自己在热情交流时，在面对一场听众时，都说了些什么、怎样说的。即便如此，口中吐出的文字和一支笔写下的文字，气息还是大有不同。二者的长处结合起来是最好的。我不知自己做到了没有。

我察觉到，自己尽管在讲授时并没有居高临下，而是平等探讨，但这时的口气和伏案工作时仍旧不同。教导他人的姿态会排拒读者，这也是事后检查文字时应该注意的。让听者的热情感染自己，这是极大的帮助。没有热情的听众，或者他们精神涣散，一场讲授将没有深度和神采。但订正录音稿时，却要尽可能地冷静，旁若无人。

记者：每一讲中的小标题，都很吸引人，具有文学的趣味，是诗意的表达。这些小标题就是全书的脉络，是您妙手偶得、灵光一现的产物，还是深思熟虑、仔细斟酌出来的？

张炜：成文之因只是讲下去，围绕一个方面，讲清楚了再移向另一个方面。平时阅读经典也会有些手记。读和讲、最后订正，都有可能拟出标题，它们的作用是条理化，将漫开的思绪归拢起来。这就使讲述能够层层推进，并呈现出这种层次感。它们之间似乎是分离的，实际上却有内在的紧密联系，有感性和理性的逻辑。这些标题携手一起，合成了一种内在的推动力。

如果不是因为表达对象的复杂难言，尽可能不要意象式的标题去统领。标题实一些更好，贴切，具体，突破了平均化和概念化的习见，就会显出诗与人的本来面目。诗学研究面对的任务，主要是进入诗的内部，而不仅是外部的考证和索隐。当然这也是必须的，是基础。不过在这方面用力太猛，就会出现过度诠释的问题。审美诗学，这在研究中始终应该是个大方向。但是做好这个工作需要的条件比较多，因为远不是资料的分捡归拢就可以办到的。

■张炜简介

张炜，当代作家，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。山东省栖霞市人。1975年开始发表作品。2020年出版《张炜文集》50卷。作品译为英、日、法、韩、德、塞、西、瑞典、俄、阿、土、罗、意、越、波等数十种文字。著有长篇小说《古船》《九月寓言》《刺猬歌》《外省书》《你在高原》《独药师》《艾约堡秘史》等21部；诗学专著《也说李白与杜甫》《陶渊明的遗产》《楚辞笔记》《读诗经》等多部。作品获优秀长篇小说奖、“百年百种优秀中国文学图书”、“世界华语小说百年百强”、茅盾文学奖、中国出版政府奖、中华优秀出版物奖、中国作家出版集团特别奖、南方传媒杰出作家奖、京东文学奖等。近作《寻找鱼王》《独药师》《艾约堡秘史》等书获多种奖项。新作《我的原野盛宴》反响热烈。